

第五十三章 黎明前的雪花、豆花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轎子緩緩離開了長街，那位負著長弓的強者，也隨之消失，此地空餘地上殘雪，彌漫白霧。

隨著轎子的離開，咳嗽聲的漸弱，長街上的霧漸漸散了，四周雖然依然黑暗，卻顯得比先前要清明許多。一片一片的雪花悄悄從蒼穹頂上撒落下來，溫溫柔柔、飄飄搖搖，就像是高空上有神人在輕輕搖晃著花樹。

雲開，那層層烏雲忽然間從中裂開一道大縫，露出那彎銀色的月兒，清光漸彌，將這長街照的清清楚楚。

街後頭那些層迭一處的民宅伸向街中的簷角，因為這些月光的照耀，而在地上映出了一些形狀古怪的影子。

有一道黑影忽然顫動了一下，就像是某種生物一般扭曲起來，然後緩慢而悄無聲息地向後退去，縮回那一大片影子之中，再也無法分離出來。

...

範閑趴在遠處的一幢門樓角上，身上穿著一件黑中夾白的雪襖，他將視線從被石獸遮擋住的街角處收了回來，輕輕歎了一口氣，在黑夜中噴出白霧。眉毛上凝成的冰絲兒嗤嗤幾聲碎開，他有些疲憊地向天仰躺著，舒展一下自己渾身上下酸痛難抑的肌肉，眼睛看著頭頂夜空裏的那彎銀月發呆。

摸摸身邊那發硬的箱子，他下意識裏搖了搖頭，眯了眯眼，今夜下了大本錢，準備的如此充分，眼看著可以成功，卻被那位洪公公破了局。真是失敗。

他並沒有準備動用箱子，畢竟這東西太敏感，不到最後一刻，不能輕用。隻是要狙殺燕小乙這種已然站在人類顛峰的強者，手掌摸不到那硬硬的箱子，他地心裏沒有什麼把握，這是信心的加持，最後的憑恃。

範閑躺在樓頂的殘雪中，大口喘息了兩下，平伏了一下失敗地情緒和那一抹不知從何而來的憤怒。

有人爬了過來，範閑一掀雪襖，將那事物掩住，眼中閃過一抹複雜的情緒。

王啟年湊到他身旁說道：“是洪公公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：“今天辛苦你了。”

今天夜裏監察院所有人都在忙碌著那些血腥的事情。範閑最信任的心腹王啟年卻顯得有些無所事事，隻有範閑自己清楚，他交待的任務是讓王啟年盯著燕小乙的動靜。

他知道燕小乙不會錯過這個機會。所以他也不想錯過這個機會，而且王啟年的表現也沒有讓自己失望，一位九品上的強者，居然一直沒有查覺到自己的動靜居然全部在王啟年地注視之下。

監察院雙翼，世上最擅長跟蹤覓跡之人。果然不是浪得虛名。

王啟年的臉色很白，比樓頂的殘雪，街中地銀光更要白一些。跟蹤燕大都督，無疑是他的人生當中最恐怖的一個任務，那種恐懼感和壓力，讓這位四十歲的中年人有些快要承受不住，心神早已到了崩潰的極點。

而且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看見了什麼不應該看見地東西。

範閑平靜說道：“我是信任你的，準確來說，我的很多東西都建立在對你地信任之上。”

王啟年明白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，小範大人是在初入京時撞的自己，再以此為中心。開始組建啟年小組，由小組而擴散，漸漸將監察院掌控在手中。

而且自己無疑是天底下知道小範大人最多秘密的人，比如當年殿前吟詩後的那個夜，那把鑰匙...

第二天便傳來了宮中有刺客的消息，王啟年當然知道那個刺客是誰，至於鑰匙，嗯...肯定是用來打開某樣東西

的。

所以範閑一直沒有殺自己滅口，王啟年很有些意外，和感動，是真的那種感動，心裏有一種叫做士為知己者死的衝動，明明這種衝動對於年逾四十的他來說，是非常危險和不值得地，可他依然在心底保有了這種美好的感覺。

門樓下傳來兩聲夜梟鳴叫的聲音，範閑側耳聽著，確認了乾淨後，對身旁的王啟年做了個手勢。

王啟年眼中閃過一道恐懼的感覺，因為他也隱約聽說過那個傳說，而且也知道那個傳說和小範大人母親的關係。

他知道自己命從今天起就已經完全交給小範大人了，這是彼此間的信任，這種信任本身就是很恐怖，很要人命的事情。

他手掌一翻，整個人便從門樓之下滑了下去，滑動的姿式很怪異，很滑稽，就像是一隻大螳螂，長手長腳，卻悄無聲息，不一時便下到了地麵，走到了街的正中間，蹲下來，察看了一下那個偽裝者的氣息，確認他還活著，對著空中比了個手勢。

這個手勢自然是比給範閑看的，範閑看著這一幕，不由笑了起來，老王果然有兩把刷子，這手輕功在手，難怪在北邊活動了一年，都沒有讓錦衣衛那些家夥抓到一絲把柄。

被燕小乙弦意所傷的偽裝者，正是當年出使北齊時，範閑隨時攜帶的那個替身，當年這個替身幫了他很大的忙，今天自然拿出來誘敵。

門樓下又響起了幾聲怪鳥的鳴叫，幾個穿著黑色蓮衣的密探尋了過來，帶著範府的那輛馬車，將王啟年和那個替身都接上了車去，這一切都顯得是那樣的安靜自然，便在此時，空中的層雲又攏，清光沒，京都又沉入到了黑暗之中。

清晨前，最黑暗時，雪花再起，範閑一個人來到了城西的一個鋪子前麵，所有的民宅還在沉睡當中，商鋪也沒有開始做準備，便是最早起的麵攤，都還沒有開始準備臊子，隻有這個鋪子已經開了起來，用裏麵誘人的豆香味兒，驅散黎明前的黑暗，等待著朝日的來臨。

雪花下，範閑坐在鋪子外的小桌上，手裏端著一碗豆花在緩緩喝著，豆花的味道不錯，沒有渣感，沒有太多的豆味兒，清香撲鼻，甚至比澹州冬兒做的還要好些。

這是很自然的道理，因為這間豆腐鋪是京都最出名的一間，是司南伯府大少爺入京後辦的第一項實業。

這間豆腐鋪就是範閑自己的。

範閑緩緩喝著豆花，臉色平靜，心裏卻是苦笑了起來，自己二十年，還真真是個無用的二世祖，對於這個世界根本沒有帶來什麼樣的改變，最大的改變...大概就是這豆腐的做法吧？

母親太能幹，太神奇，在那短暫的歲月裏，竟是搶著把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，那有什麼東西能剩給自己幹呢？

像曆史上所有的那些權臣一樣，玩弄著權術，享受著富貴，不以下位者的生死為念，就此渾噩過了一生？

就如同以前所思考的那樣，範閑的麵上漸有憂色，總覺得自己的內心深處有一個大渴望，卻始終抓不到那個渴望究竟是什麼。

他有些煩躁，有些鬱悶，想到街頭的那件事情，想到燕小乙身後負著的長弓，他的心情便低落了下來。

“**...”範閑用很輕柔的聲音，很溫柔的態度罵了一句髒話。

今夜有霧，其實並不好，雖然這是影子早已判斷出來的環境。可是他沒有想到燕小乙的心神竟然強大到那樣地程度，可以不畏層霧相迭，準確地判斷出了自己所在的位置。

而且隱在霧裏的藥，似乎對於這位九品上的絕世強者也沒有絲毫作用。真氣深厚到了一定程度，一般地藥物確實用處不大，範閑自嘲地笑了起來，這世上果然沒有完美的事情，無味白色的藥霧，效果確實差了许多。

可即便如此，在今夜好不容易營造出來的必殺的環境中，範閑依然會勇於嚐試殺死燕小乙。

他不是皇帝，他的自信來自於自己的實力以及比世上都要好的運氣，不像皇帝那麼莫名其妙。所以他習慣於搶先出手。將一切可能威脅到自己的厲害人物除去，燕小乙，自然是首當其衝的那人。

如果日後地慶國會有大動蕩。範閑始終堅持，能夠削弱對方一分實力，對於自己這一方來說，都是極美好的事情。燕小乙不在軍中，而在京中。並且他搶先出手，這是再好不過的機會。如果讓對方回到了征北地大營之中，再想殺死對方。那就等於是癡人說夢。

所以範閑此時坐在桌上，感覺很失敗，很憤火。

為什麼洪老太監會出來破局！

...

範閑端著碗的右手有些顫抖，他眉頭一皺，將手中的碗摔到了地上，瓷碗破成了無數碎片。他極少有這種控制不住情緒的憤怒表現，由此可見，今天洪老太監的突然出現，確實讓他惱火到了極點。

“為什麼？”他眉頭皺地極深。始終也想不明白這一點，洪老太監出宮破局，很明顯不是皇帝的意思就是太後的意思，可是慶國權力最大地這對母子究竟在想什麼？難道他們還沒有看清楚當前的局勢？如果自己能夠把燕小乙殺掉，又已經將老二的勢力清掃一空，長公主那邊愈發弱勢，反而會讓整個皇族的局勢平緩下來。

那件有些恐怖的波動，也許就此會漸漸平靜。

皇帝明顯清楚這一點，為什麼會點頭讓洪老太監出麵，阻止自己與燕小乙的對局？難道皇帝是個瘋子，就是喜歡自己的妹妹一步一步走向造反的道路？

自虐狂？

範閑有些惱火地想著，唇角泛起一絲苦澀的笑容，看來帝王家，真地是一窩變態，都嫌這天下太不熱鬧。

可是...皇帝難道就不怕...自己被人從龍椅上趕下來？連番的疑問，那個困擾了範閑許久的疑問，讓他的表情有些難看，皇帝究竟在想什麼？

皇帝在想什麼，隻有他自己清楚，陳萍萍也清楚，正如陳萍萍當年說過的那樣，一個人站在什麼樣的位置上，便會有怎樣的眼光，做出符合這種位置的判斷與選擇。

如今的慶國京都，還屬於發酵的階段，範閑想冒險終止這種過程，以免日後的麵團忽地膨脹起來，而今天洪老太監的出馬，明顯表示皇帝並不需要範閑操這個心，

所以範閑很苦惱。

新出的第一格新鮮豆腐端了出來，上麵還冒著熱氣，豆腐鋪子裏的夥計恭恭謹謹地勺了兩碗，分別放上淨白糖和榨菜絲並香油蔥花醬油...香噴噴的甜鹹兩味兒，送到了小桌上，然後退了回去。

豆腐鋪的人們都知道小範大人這個古怪的習慣，這位東家並不因為豆腐鋪子掙不了多少錢而扔開不管，但也從來不會在白天來這裏看看，隻是會每隔一兩個月，便在凌晨最黑的時候來點兩碗豆腐。範閑的這個愛好，並沒有多少人知道。

範閑今天晚上很累，有一種心力交瘁的感覺，他用瓷勺胡亂扒拉著一碗豆腐，送了一口入唇，甜絲絲的很有感覺，有雪花也落進碗中，讓他倏忽間聯想到刨冰這個忘卻很久的名詞，感覺更好了些，他刨了幾口，似乎倏忽間便彌補了許多精神。

還有一碗，他動也沒有動。

三輛馬車打破了京都的平靜，緩緩駛到豆腐鋪的麵前，前後兩輛馬車上麵的劍手跳下車來，警惕地注視著四方，布置起了防衛。

言冰雲掀開車簾，從中間那輛馬車上走了下來，忙碌了一夜，這位範閑的大腦，很明顯也非常疲憊，蒼白的臉上，有著一絲憔悴的痕跡。

他走到範閑的桌邊，很明顯有些吃驚，範閑居然會一個人在這裏吃豆腐。

範閑點點頭，示意他坐下，同時將那碗拌著香蔥榨菜絲兒的豆腐推了過去。

言冰雲沒有吃，從懷中取出卷宗，開始低聲說明今夜的情況。等聽到要殺的人，要抓的人基本到位，範閑滿意地點了點頭。

“黃毅沒有死。”言冰雲看了他一眼。

範閑抬起頭來，問道：“怎麼回事？”

“釘子下的毒很烈，可是似乎公主別府裏有解毒的高手...”言冰雲說道：“所以黃毅保住了一命。”

黃毅是公主府上的謀士，雖然一直以來，並沒有對範閑造成什麼樣的傷害，沒有表現出過人之處，可是範閑既然動了手，就要將所有潛在的威脅全部除去，所以黃毅也是今夜計劃中的一環。

範閑可不喜歡在以後的歲月裏，因為自己的一時心慈手軟，而導致了什麼人質被抓之類的狗血戲碼上演。

“不是解毒高手。”範閑搖搖頭：“三處的師兄弟手段我很了解，東夷城裏那位用毒大師，和我們的派係不一樣...看來長公主當年在監察院的滲透很有效果，除了死去的朱格之外，還備了不少解毒丸子。”

言冰雲說道：“埋在公主別府裏的那個釘子還沒有暴露，我自作主張。讓他撤了。”

“很好。”範閑讚許地點點頭，“這些事情你自己拿主意，不要下麵地人”沒必要的險，能活著最好。”

話雖是如此說的。範閑心裏卻清楚，這是今天晚上的第二次失敗。

言冰雲又開口說道：“你要拿口供地那個活口死了。”

範閑抬頭看了他一眼，知道他說的是山穀狙殺裏的唯一活口，那個秦家的私軍，山穀狙殺案一直沒有線索和證據，唯一的希望就是那個活口，而且既然關在監察院天牢裏，有七處和三處共同時護持，根本不可能就這般死了。

他強行壓下心中的那絲古怪情緒，似笑非笑看了言冰雲兩眼。很奇妙地沒有大發雷霆。

“剛才洪公公來了。”範閑對言冰雲說道：“你怎麼看？”

言冰雲微微一驚，半晌後輕聲說道：“一，主子覺得你今天晚上做的過了線。二，不論他死或者你死，都不是主子想看到的。”

“不要說主子，我會想到老跛子的可惡口吻。”範閑皺眉說道。

言冰雲笑了笑，轉而問道：“雖說是陛下點過頭的事情，但你今天夜裏借機把事情鬧地這麼大。明天大朝會上，本院一定會被群臣群起而攻之，隻怕舒大學士和胡大學士都要開口。主...陛下在這種壓力之下，會有一定的態度釋出，你最好做足準備。”

“怕什麼？”範閑看了一眼小言公子那蒼白的臉，自嘲說道：“陛下早就想削監察院地權了，這不給了他一個好機會？如果不是知道這點，我今天夜裏也不會急著四處出擊...在削權之前，總要把敵人掃除一些。”

當的一聲脆響，他將勺子扔到微涼的瓷碗之中，麵若冰霜。說道：“今夜真正想做成的事情，是一件也沒有做成，真是虧大發了。”

言冰雲說道：“再過幾個時辰，就是大朝會，你今日要上朝述職，做好被陛下貶斥的準備吧。”

範閑閉著眼，緩緩說道：“前些日子，陛下讓你們這些年輕官員進宮，所表達地意思很清楚，隻是那些老家夥哪裏捨得讓位？今天夜裏監察院大肆清查，就算我們事後會被懲罰，但那些不幹淨的家夥也要退幾個...朝廷騰些空子出來，陛下才好安插人手，我們是替陛下做事，他總要承我們的情。”

言冰雲微微皺眉，依然很難適應範閑敢如此稱呼皇帝陛下，也有些不悅，隻好保持著恰到好處地沉默。

範閑卻懶得看他臉色，自顧自輕聲說道：“今夜的事情差不多了，我隻是覺得有些遺憾，我一直等著的那家人，卻始終沒有出手。”

言冰雲知道他說的是哪家人，卻要裝成不知道，一時間臉色有些猶豫，旋即苦笑道：“你還嫌不夠熱鬧？你此時身

邊一個人都沒有，總要注意些安全。”

範閑看了一眼散布在四周的監察院劍手，搖頭說道：“我和你不同，你必須把這些人帶著，我...帶與不帶，區別並不大。”

“如果帶了人，那些人怎麼敢動手？都是一群隻會在暗中殺人的懦夫。”範閑譏諷說道：“我在這鋪子裏單人坐了半個時辰，卻是始終無人敢來，倒讓我有些小瞧所謂鐵血軍方了。”

言冰雲搖頭無語。範閑回頭看了一眼黑夜之中的一條小巷，用指頭敲敲豆腐碗旁的桌麵，說道：“吃掉，冷了味道不好。”

...

離範氏豆腐鋪有些距離的小巷裏，有七名穿著夜行衣地人，正在往馬車上搬著屍體，有血水從車上緩緩滴了下來，落在雪上，發出淡淡腥臭。

三具屍體被砍成十幾方大肉塊兒，明顯是長刀所造成的恐怖傷害。七名夜行人中領頭的那位坐上了車夫的位置，看了一眼遠處豆腐鋪子隱約的***，用韁繩磨擦了一下虎口有些發癢的老繭，咧開嘴笑了，輕聲說道：“少爺，慢慢吃吧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